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概念 及其语境考辨*

——兼论“民族”概念的汉译及中国化

杨 须 爱

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族”概念及其在不同语境下对“民族”话语的运用、阐释,是科学解读他们民族理论思想的逻辑起点。中译本马、恩、列、斯著作中的“民族”一词在作者原文著作中对应的词汇有德文的 Volk、Nation、Nationalität, 英文的 nation、people、nationality 和俄文的 нация、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народ、народность 等多个。对这些不同类别的“民族”语汇,只有斯大林对俄文的 нация(现代民族)下过定义。除此之外,“民族”在马、恩、列、斯经典著作中是作为论述或分析各种不同层次、内涵的民族现象、民族问题的单位出现,未形成统一的、内涵清晰的概念。因此,不能笼统地将斯大林的“现代民族”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的概念和话语,后者内涵更多,范畴更广。要消除一些人对经典作家民族概念的教条式理解,除对原著中民族概念进行语境分析外,还应当细化翻译,加强经典作家民族理论文献在中国传播史的研究。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政策“十二条”对民族概念的定义超越了斯大林“现代民族”概念的影响,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体系化的新起点。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民族”概念 语境考辨 汉译 中国化

作者杨须爱,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副教授。地址:北京市,邮编 100081。

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四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后文简称“经典作家”)的“民族”概念和话语,是科学解读他们民族理论思想的逻辑起点,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必要前提。国内学界对经典作家“民族”概念的传播、解读及运用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前主要是对这一概念的传播与运用。新中国成立后,解读、讨论及争论逐渐展开,截至目前,这一讨论还在继续,并不乏争论。

解读经典作家的“民族”概念须以他们的著作为基础,而中译本经典作家著作由德、英、俄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理论文献在中国传播的考据研究”(项目编号:15BKS003)的阶段性成果。在写作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王希恩研究员给予指导,中央编译局马列部周思成博士、北京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车轅副教授、中央编译局战略部田浩博士等人提供了德文、英文、俄文文献的检索、翻译及校对方面的帮助,《民族研究》编辑部刘正寅研究员、马俊毅编审和匿名审稿专家也提出建设性意见,本人一并致诚挚谢意!

等文字翻译过来,翻译时,经典作家用不同文字标示的各类“民族”被一律以中文“民族”一词统称,这使得他们笔下的不同“民族”被同一化,相互之间的差别很大程度上被遮蔽。而这成为国内学者在解读、讨论经典作家“民族”概念及相关思想时各执一词,各有所据,矛盾迭出的根本原因。对此,以往的研究已有所涉及。20世纪60年代初,针对“汉民族形成问题”、“民族形成的上限”等讨论中出现的矛盾性观点,林耀华较早提出了中外文翻译的问题,建议在翻译时将经典作家著作中的“民族”分为四类,即“从原始时代一直到社会主义时代”的“族体”、“阶级社会产生以后的各个时代”的“族体”、“现代民族”、“奴隶制和封建制时代”的“族体”。^①

改革开放后,学界对民族概念的讨论延续了“文革”前的焦点议题,关于翻译的问题再次被一些学者提及,如马寅认为用中文“民族”这个多义词去“统一”经典作家著作中“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共同体的译法”不可取;^②王鹏林建议斯大林著作中的 народность,应当翻译为“部族”,而不是“民族”;^③杨堃、王明甫、贺国安等人也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上述类似的看法。^④进入21世纪后,如何理解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以及学政两界对这一定义的使用及衍生的问题成为学界讨论民族概念的中心话题,并演变为“族群”与“民族”的著名论辩,与翻译相关的问题同样被马戎与郝时远、王希恩等学者论及;^⑤与此同时,关于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中“民族”一词的模糊性与类别及特征、对外翻译问题也成为学界讨论的重要议题,例如叶江、何叔涛就在《民族研究》撰文,各自阐发了具有论辩性质的见解,^⑥马俊毅等则更进一步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族元”概念对应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的见解,并建议在翻译为英文时取用 National ethnic unit,等等。^⑦前辈们的灼见为本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也可以发现,已有研究主要是在中文语境下讨论“民族”概念时溯及经典作家著作中“民族”一词的意涵及翻译问题,并未专门对经典作家“民族”概念、话语进行语境考辨,即便有所涉及,全面性、系统性和明确程度也明显不够,这就为本研究的开展留下空间。

古典解释学认为,任何一种理论及所属概念、思想观点,都有特定的大、小语境(大语境指时空背景,小语境指原文本及上下文),要对其科学解读,就不能离开其存在的特定语境,否则,便不能得出正确答案。^⑧也就是说,要对经典作家的“民族”概念做出科学解读,就必须既要分析他们阐发民族理论思想的时空背景、理论语境,也要考证、分析他们使用“民族”一词时的文

① 林耀华建议用民族1、民族2、民族3、民族4分别指称这四类民族。参见林耀华:《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的问题》《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

② 马寅:《关于民族定义的几个问题——民族的译名、形成、特征和对我国少数民族的称呼》,《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

③ 王鹏林:《斯大林民族学著作中的 народность 中文译法考辨》,《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

④ 杨堃:《论民族概念和民族分类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王明甫:《“民族”辨》,《民族研究》1983年第6期;贺国安:《关于民族概念译名问题的几点意见》,《民族研究》1986年第3期。

⑤ 参见郝时远:《重读斯大林民族(нация)定义——读书笔记之一:斯大林民族定义及其理论来源》,《世界民族》2003年第4期;王希恩:《“现代民族”的特征及形成的一般途径》,《世界民族》2007年第2期;马戎:《关于民族的定义》,《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等。

⑥ 参见叶江:《对50余年前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的新思索》,《民族研究》2009年第2期;叶江:《民族概念三题》,《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何叔涛:《汉语“民族”概念的特点与中国民族研究的话语权——兼谈“中华民族”、“中国各民族”与当前流行的“族群”概念》,《民族研究》2009年第2期。

⑦ 参见马俊毅、席隆乾:《关于当今中国亚国家层次民族概念及其英译的新思考(一)——“族元”概念的学术初探》,《广西民族研究》2013年第1期;马俊毅、席隆乾:《关于当今中国亚国家层次民族概念及其英译的新思考(二)——National ethnic unit:我国亚国家层次民族英译的新探索》,《广西民族研究》2013年第2期。

⑧ 参见刘放桐等编著:《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87—502页。

本语境及意涵。基于这种认知,本文拟参照相关篇章,^①对“民族”一词的意涵进行语境考证及语义辨析,尤其是对经典著作进行了中译本与原文版^②的对比,以期能对破除一些人对经典作家“民族”概念的教条式理解,为减少在这个问题上的重复性争论提供一些参考。

一、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民族”

在理论语境上,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在分析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指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以及推动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大背景下阐发民族理论思想的,内容包括两部分:一是关于民族现象的一般性理论观点。这是他们是在分析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阐发唯物史观时加以论述的,涉及民族现象的本质,民族产生、发展、变化及消亡的基本规律等;二是关于民族问题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一般性理论观点。这是他们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阶级压迫,以及论述无产阶级革命问题时加以阐发的,涉及民族问题的实质、产生根源、表现形式及解决途径、基本立场等。

在文本中,“民族”一词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出现的频率很高,几乎所有的重要著作都包含这一词汇。据笔者搜检,马克思、恩格斯在多种不同场合或语境中使用了“民族”一词,具体称谓有近百种之多。就使用场景的类别而言,这些“民族”包括:

按社会发育程度区分的,如蒙昧民族、野蛮民族、不发达的民族、半开化的民族、文明民族、资本主义民族、发达的民族等。按政治特征区分的,如革命民族、反革命的民族、征服民族、被征服民族、统治民族、被压迫民族、资产阶级民族、中立民族、独立民族、自由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民族、宗法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民族、掠夺性民族、奴隶民族等。按国别或分布地域区分的,如德意志民族、英吉利民族、英国民族、希腊民族、中华民族、罗马尼亚民族、波兰民族、爱尔兰民族、意大利民族、俄罗斯民族、法兰西民族、高卢民族、斯堪的那维亚民族、亚洲民族、非洲民族、东欧民族、西方民族等。按生计方式区分的,如农业民族、工业民族、游牧民族、商业民族、渔猎民族、航海民族等。有按历史阶段区分的,如古代民族、古典民族、现代民族、中世纪的民族等。按存在形态区分的,如想象中的民族、现实的民族、历史的民族、分崩离析和衰弱了的民族、分散的民族、被分割的民族、残存的民族等。按文化特征区分的,如日耳曼语族的民族、天主教民族、异教徒的民族、拉丁民族、哥特民族、基督教日耳曼民族、基督教唯灵论的民族、信仰古典古代唯物主义的民族、斯拉夫民族等。此外,还有大民族、小民族、新民族、弱小民族、伟大的民族、政治的民族、强悍的民族、财迷的民族、赤贫的民族、有生命力的民族、有教养的民族、懦夫的民族、犹太民族、土著民族、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封建状态的民族、中世纪的南方法兰

^① 主要参照中文第1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共39卷,人民出版社1956—1974年版),中文第1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共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中文第2版《列宁全集》(共60卷,人民出版社1984—1990年版),中文第2版《列宁专题文集》(共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中文第1版《斯大林全集》(共13卷,人民出版社1953—1956年版),中文第1版《斯大林文集(1934—1952年)》(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后文不再注明版次。

^② 原文版主要参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共60卷,Berlin: Dietz Verlag, 1975—20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又称国际版或原文版。历史考证版第1版于1927年开始出版。1975年正式出版第2版,到1990年共出版43卷。苏东剧变后,经过多方讨论,除柏林和莫斯科两个研究院之外,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和德国特里尔马克思故居研究所作为主要力量加入编辑出版队伍,并重新确定了坚持国际化、学术性的编辑原则,接受第2版版权,继续出版,到2011年共出版近60卷);《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共55卷,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79—1983);《斯大林全集》俄文第1版(共13卷,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46—1951)。

西民族和北方法兰西民族、南方斯拉夫民族、土耳其斯拉夫民族,等等。^①

这些不同的“民族”,在原文著作(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中对应的西文词汇有多个,其原型包括德文的 Volk、Nation、Nationalität,和英文的 nation、nationality、people等。

关于德文 Volk,在他们的著作中主要是作为复合词的构成来使用的,泛指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一切“民族”。如在论述古代的民族现象时讲,资产阶级“创造了同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哥特式教堂根本不同的艺术奇迹;它举行了同民族大迁移(笔者注:“民族大迁徙”在原文中对应的词组是 Völkerwanderungen。Völkler 是 Volk 的复数形式)和十字军东征完全异趣的远征”。^② 这里的“民族大迁移”指德意志人在公元前 4 世纪至公元 6 世纪时的活动情形,当时的德意志人处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变的阶段,所以 Völker 一词,在这里应该指原始社会的人们共同体。再如,在论述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族关系时也讲,“资产阶级已经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正象它使乡村依赖于城市一样,它使野蛮和半开化的国家依赖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笔者注:“农民的民族”在原文中对应的词汇是 die Bauernvölkler)依赖于资产阶级的民族(笔者注:“资产阶级的民族”在原文中对应的词汇是 die Bourgeoisvölkler),使东方依赖于西方”。^③ 这里,Völkler 被同时用来指称资本主义时代的两类民族——“农民的民族”和“资产阶级的民族”。再如,“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各国人民(笔者注:“各国人民”在原文中对应的词汇是 Völker)之前的民族孤立性和对立性日益消逝下去”。^④ 关于 Völkler 一词在这段文字中的译法,林耀华认为“译为各国人民是不很确切的,应该是各族人民或各民族,指的是封建社会末期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人们共同体”。^⑤ 笔者赞同林先生的看法。在其他论著中,包含有 Völker 的复合词还有 Jägervölker、Hirtenvölker、Seevölker、Handelsvölker 等,对应的中译文分别为打猎民族、游牧民族、航海民族、商业民族等。

关于德文 Nation、Nationalität 及区别。他们用 Nation 主要指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之后世界上的一切“民族”。如《共产党宣言》讲,“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笔者注:“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的德文原文为 alle, auch die barbarischsten Nationen。Nationen 是 Nation 的复数形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⑥用 Nationalität 指欧洲中世纪早期新出现的“民族”、资本主义时代以前的“民族”。如恩格斯在论述民族国家的产生时讲,“从中世纪早期的各族人民混合中,逐渐发展起新的民族[Nationalitäten](笔者注:Nationalitäten 为 Nationalität 的复数形式),大家知道,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大多数从前罗马行省内的被征服者即农民和市民,把胜利者即日耳曼统治者同

① 上文列举的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场景中使用的各种“民族”均直接从中文第 1 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共 39 卷,人民出版社 1956—1974 年版)、中文第 1 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共 10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之中搜检、摘录。

② 中文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469 页。“笔者注”部分见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Werke*, Band 4, Berlin: Dietz Verlag, 1977, p. 465.

③ 中文引文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470 页。“笔者注”部分见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Werke*, Band 4, 1977, p. 466.

④ 中文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487、488 页。“笔者注”部分见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Werke*, Band 4, Berlin: Dietz Verlag, 1977, p. 479.

⑤ 林耀华:《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的问题》《历史研究》1963 年第 2 期。

⑥ 中文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470 页。“笔者注”部分见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Werke*, Band 4, p. 466.

化了”。^① 恩格斯在论述民族国家的产生时还讲到,语族一旦划分,“这些语族就成了建立国家的一定基础,民族[Nationalitäten]开始向民族[Nation]发展。……虽然在整个中世纪时期,语言的分界线和国家的分界线远不相符,但是每一个民族[Nationalität],也许意大利除外,在欧洲毕竟都有一个特别的大的国家成为其代表;所以,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nationale Staaten]的趋向,成为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杠杆之一”。而“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Nation]而与分裂成叛乱的各附庸国的状态对抗”。^② 恩格斯的这段论述实际上指明了 Nation 与 Nationalität 的区别,即 Nation 是由 Nationalität 发展演化而来。类似的差别同样体现在对英文 nation、nationality、people 的使用中。^③关于 nation 和 nationality,他们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④一文中有较多使用。用 nation 指资本主义时代统一的、独立的民族或现代民族,以及被压迫民族等;用 Nationality 既指尚未独立、建立民族国家的民族,如当时的德意志民族、波兰民族,也指(资本主义时代)一个政府管辖之下的不同“民族”或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如原文讲,“近 70 年来,德意志民族和波兰民族(笔者注:“德意志民族和波兰民族”在原著中对应的语句为 the German and Polish nationalities。Nationalities 为 nationality 的复数)间的分界线完全改变了。1848 年的革命,立即唤醒一切被压迫民族(笔者注:“被压民族”在原著中对应的语句为 all oppressed nations。nations 是 nation 的复数)起来要求独立和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⑤“这些垂死的民族(笔者注:“这些垂死的民族”在英文原著中对应的表述为 these dying nationalities),如波希米亚人、卡林西亚人、达尔马提亚人等等,都力图利用 1848 年的普遍混乱恢复他们在公元 800 年时的政治状况。……只有当日耳曼化的过程进行到那些能够保持独立民族生存、团结统一的大民族(笔者注:这里的“民族”在原著中对应的词汇为 nations)(匈牙利人是这种民族,在某种程度上波兰人也是这种民族)的边界时,这种趋势才会停止”;^⑥他们在其他文献中也讲,“欧洲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政府管辖好几个不同的民族[nationalities]”,^⑦等等。

关于 people 及与 nationality 的区别,恩格斯的《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一文有较

① 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第 451 页。

② 对 Nation 和 Nationalität 这两类“民族”,中译本第 1 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中收录的《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一文,在中文译词后面以括号形式附注了作者在原文中使用的德文词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452、453 页。

③ 对这三个词汇或三类“民族”,中文第 1 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的译者以括号形式附注了作者在原文中使用的词汇。译者讲,“恩格斯在这篇文章里用了 nation、nationality 和 people 三个词,这三个词一般都译‘民族’,我们在这里同样也译‘民族’。但在本文中这三个词的含义是有区别的。为了不致混淆起见,凡原文用 nationality 和 people 的地方,我们都附上原文;凡不附原文的地方,则原文都是用 nation。”参见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71 页。

④ 此文写于 1851 年 8 月 17 日至 1852 年 9 月 23 日之间,原文是英文,其后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德国”专栏以题为《革命与反革命》陆续发表,署名人为:卡尔·马克思。此文原是《纽约每日论坛报》向马克思的约稿,马克思当时因忙于经济学问题的研究,故让恩格斯代笔,在写作过程中,马克思提供了大量参考资料,完成后马克思又进行了通读,所以在发表时用了马克思的署名。

⑤ 中文引文见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97、398 页。“笔者注”部分见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I/11, Berlin: Dietz Verlag, 1985, p. 41。

⑥ 中文引文见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第 429、430 页。“笔者注”部分见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I/11, pp. 64-65。

⑦ 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75 页。

多使用及体现。在此文中,people指泛义层面上的“民族”,如“文明欧洲”以外的“民族”、历史“民族”、残存的“民族”等。例如原文讲,蒲鲁东主义者“责备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说它抄袭了波拿巴主义的民族原则[Principle of nationalities],宣布慷慨的俄国民族[people]不在文明欧洲范围以内,而这是违反世界民主和各民族友好原则的严重恶行”;^①路易·拿破仑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民族原则’——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好呢?每一个民族[nationality]都应当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任何一个民族[nationality]的每一个单独部分都应当被允许与自己的伟大祖国合并”;“苏格兰山区的凯尔特人和威尔士人,按其民族[nationality]来说,无疑地有别于英格兰人,然而,谁也不把这些早已消失了了的民族[peoples](笔者注:peoples是people的复数形式)的残余叫做民族,……民族原则提出了这样两类问题:第一是关于这些历史上的大的民族[peoples]之间的分界线问题;第二是关于一些民族[peoples]的为数众多的细小残余的民族独立生存权利问题”。^②

同样在上述文献中,他们论及“民族原则”、“民族问题”时使用的是英文nationality一词。如恩格斯讲,“民族问题(笔者注:“民族问题”在原著中表述为The question of nationality)在波西米亚引起了另一场斗争”;^③蒲鲁东主义者责备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抄袭了波拿巴主义的民族原则[Principle of nationalities]”,^④等等。也就是说,他们讲的“民族原则”、“民族问题”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背景下尚未建立民族国家的“民族”为实现自身的解放、独立,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为追求平等地位而关涉的“原则”和“问题”。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在数百种不同场合或语境之中使用了“民族”一词,这些“民族”指对的西文词汇不尽相同,包含的“族体”或“民族”也有类别上的差异,但马克思、恩格斯却从未对任何一种“民族”明确下过定义。所以,理解他们笔下“民族”一词的意涵,必须结合具体使用场景和语境,不能一概而论。

二、列宁著作中的“民族”

在民族理论的思想体系上,列宁与马克思、恩格斯一脉相承。但列宁在继承的基础上,结合世界形势变化和俄国革命实践需要,大大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理论思想,形成了列宁民族理论。列宁时代,帝国主义已将世界瓜分完毕,全世界分成了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两大阵营,民族殖民地问题成为世界范围的主要民族问题。在俄国内部,各族人民都遭受着沙皇的压迫,不同民族之间和各民族内部的矛盾异常尖锐。所以列宁主要关注的是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殖民地问题、俄国内部的民族问题及解决方案和政策。

在文本方面,“民族”一词在列宁著作中出现的频率也很高。据笔者搜检,列宁也在数十种场景使用了“民族”一词。就使用场景的类别而言,这些“民族”包括:

按政治特征区分的,如工人的民族、独立的民族、被压迫民族、压迫民族、崩得民族、统治民族、被统治民族、资产阶级民族、黑帮民族、反动民族、革命民族、殖民地民族、附属民族等。按

^① 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71页。

^② 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75、176页。

^③ 中文引文见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9页。“笔者注”部分见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I/11, p. 42。

^④ 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71页。

国别或分布地域区分的,如法兰西民族、奥地利民族、俄罗斯民族、(俄国的)非俄罗斯民族、波兰民族、乌克兰民族、德意志民族、挪威民族、犹太民族、巴尔干民族、波兰民族、楚瓦什民族、格鲁吉亚民族、东欧的民族、东方民族、斯拉夫民族等。按所处历史阶段区分的,如历史的民族、现代民族等。按社会发育程度区分的,如未开化的民族、落后民族、先进民族等。此外,还有大民族、小民族、弱小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多数的民族、单一民族、人为的民族、自由的民族、大国民族、有生命力的民族、没有生命力的民族、庄稼汉民族、农民民族、边疆区民族、两个民族(即统治民族和被统治民族),等等。^①据考证,这些不同的“民族”,在列宁原著文本(即俄文版《列宁全集》)中对应的俄文词汇主要有四个:нация、народ、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 和 народность。

关于 нация,列宁使用最为频繁,这在他一些著名的论断中就有体现。如“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祖国、民族(笔者注:此处的“民族”在原文中对应的俄文词汇就是 нация)——这是历史的范畴’”;^②“民族(笔者注:此处的“民族”在原文中对应的俄文词汇是 нации,而 нации 是 нация 的复数)是社会发展到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③在别处也多有使用,如在论及沙俄帝国内部的民族关系时讲,“在俄国境内,尤其是在它的边疆地区有许多民族(笔者注:这里的“民族”在原文中对应的俄文词汇是 наций。наций 是 нация 的复数第二格形式),这些民族在经济、生活习惯等方面的条件差别很大,……都受着沙皇君主制的难以置信的压迫”。^④斯大林的现代民族(нация)指的就是这类“民族”。但从列宁的论述来看,其笔下的 нация 与斯大林笔下的 нация,在具体意涵上并不一致。斯大林笔下的 нация 指向明确,专指“现代民族”,但列宁笔下的 нация 既包括了现代民族,还包括前现代社会的一些“民族”,如他讲的俄国境内边疆地区遭受沙皇君主制压迫的一些“民族”,就是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族”。

关于 народ,在列宁的论述中包含两层含义:(1)与 нация 大致同义。如在《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中讲,“殖民地和欧洲各民族(笔者注:这里的“民族”一词在原文中对应的俄文词汇是 народами。народами 是 народ 的复数第五格形式),至少和欧洲大多数民族在经济上的差别首先表现在于:殖民地已卷入商品交换,但是还没有卷入资本主义生产。……欧洲大部分附属民族(笔者注:“附属民族”在原文中对应的俄文词组为 зависимые нации。)(虽然不是全部,阿尔巴尼亚人以及俄国的许多异族人就不是这样)的资本主义比殖民地发达一些”。^⑤在这里,对“欧洲各民族”和“欧洲大部分附属民族”的表述,列宁分别使用了 народ、нация。(2)与中文“人民”同义。如在《论“石油荒”》中讲,“大臣先生安慰我们和俄国人民(笔者注:“俄国

① 上文列举的不同“民族”均直接从中文第2版《列宁全集》(共60卷,人民出版社1984—1990年版),和《列宁专题文集》(共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之中搜检、摘录。

② 中文引文见列宁:《给波利斯·苏瓦林的公开信》(1916年12月),《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3页。“笔者注”部分见 В. И. Ленин.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5-е, том 30,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80, стр. 262.

③ 中文引文见列宁:《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笔者注”部分见 В. И. Ленин.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5-е, том 26,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80, стр. 75.

④ 中文引文见列宁:《民族问题提纲》,《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9页。“笔者注”部分见 В. И. Ленин.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5-е, том 23,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80, стр. 314.

⑤ 中文引文见列宁:《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列宁全集》第28卷,第34页。“笔者注”部分见 В. И. Ленин.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5-е, том 30,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80, стр. 14—15.

人民”在原文中对应的俄文词组是 русский народ)说,这是‘世界性’现象”。^① 在同卷另一篇文章《文明的欧洲人和野蛮的亚洲人》中他还讲,“‘欧洲’精神已经在亚洲苏醒,亚洲人民(笔者注:“亚洲人民”在原文中对应的俄文词组为 народы Азии。而 народы 是 народ 的复数形式)已经成为有民主主义觉悟的人民了”。^② 也就是说,在中译本列宁著作中,народ 作为单数使用时指“人民”的意思,作为复数形式使用时有时译为“人民”,有时译为“民族”。

关于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列宁在论述中有时泛指一国之中的“民族”,有时泛指(俄国内部的)“一切民族”。如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讲,“经济流通的需要总是要迫使住在一个国家里的民族(笔者注:“民族”在原文中对应的俄文词汇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и。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и 是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 的复数形式)(只要它们愿意住在一起)学习多数人的语言。……推动各民族(笔者注:“各民族”在原文中对应的俄文词组是 разны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и)学习一种最便于它们进行商业往来的语言”;^③在《民族问题提纲》中讲,“社会民主党承认一切民族(笔者注:“一切民族”在原文中对应的俄文词组 всех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是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 的复数第四格形式)都有自决权,决不是说社会民主党人在每一个具体情况下对某一民族(笔者注:这里的“某一民族”在原文中对应的俄文词组为 той или иной нации)的国家分离是否适宜的问题不作出独立的估计”,^④等等。显然,这里的“某一民族”是“一切民族”中的一种,即 нация 是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 的一种。

关于 народность,列宁使用相对较少,但意涵却相对明确,主要指俄国境内的非俄罗斯民族。如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讲,“反对人为的俄罗斯化,就是说,反对把非俄罗斯民族(笔者注:这里的“非俄罗斯民族”在原文中对应的俄文词组为 нерусских народностей。народностей 是 народность 的复数第四格形式)俄罗斯化”。^⑤

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列宁也从未明确给上述四类“民族”中的任何一种明确下过定义。而且,从上述可见,列宁著作中四类“民族”的意涵交集明显,界限并不清晰。对此,苏联时期知名民族学专家 М·В·克留科夫、勃罗姆列伊等人也有类似的感受。М·В·克留科夫认为,在论述犹太人的历史地位时,“列宁先后称他们为 нация、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народ、народность”。^⑥ 勃罗姆列伊讲,“在俄语文献中,нация、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народ、народность 这些词本来是直接作为同义词使用的。……这一点也反映在列宁的著作中(特别是革命前的著作)。”^⑦

① 中文引文见列宁:《论“石油荒”》,《列宁全集》第23卷,第35页。“笔者注”部分见 В. И. Ленин.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5-е, том 23,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80, стр. 33.

② 中文引文见列宁:《文明的欧洲人和野蛮的亚洲人》,参见《列宁全集》第23卷,第90页。“笔者注”部分见 В. И. Ленин.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5-е, том 23,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80, стр. 90.

③ 中文引文见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页。“笔者注”部分见 В. И. Ленин.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5-е, том 24,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80, стр. 116.

④ 中文引文见列宁:《民族问题提纲》,《列宁全集》第23卷,第330页。“笔者注”部分见 В. И. Ленин.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5-е, том 23,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80, стр. 315.

⑤ 中文引文见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2页。“笔者注”部分见 В. И. Ленин.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5-е, том 24,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80, стр. 116.

⑥ 苏联 М·В·克留科夫著,贺国安、蔡曼华译:《重读列宁——一位民族学者关于当代民族问题的思考》,《世界民族》1988年第5期。

⑦ 贺国安:《勃罗姆列伊的探索——关于“民族体”与“民族社会机体”》,《民族研究》1991年第1期。

尽管如此,列宁在论及“民族问题”、“民族平等”、“民族融合”等议题时,使用的术语却是统一的,均为 *нация* 一词(或该词格、复数等的变化形式)。如在论及“民族平等”问题时讲,“国内各民族无条件地一律平等,属于一个民族或一种语言的任何特权都应被认为是不能容许的、违背宪法的”。^① 这段中译文中,标题中的“民族平等”在原文中对应的俄文词组为 *равноправие наций*,“各民族”在原文中对应的俄文词组是 *все нац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一个民族”对应的俄文词组是 *одной из наций*。^② 列宁在论及“民族问题”时,虽然使用的是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 一词,但也包含了与 *нации* 这种社会单元直接相关的问题。他讲,“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把民族问题(笔者注:这里的“民族问题”在原文中对应的俄文词组是 *вопросу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и*,其中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и* 是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 的单数第六格形式)和国家问题也放在同样的历史的基础上”。^③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 在列宁的著作中主要指俄国内部的民族,而这也包括 *нации*。也就是说,列宁讲的“民族问题”主要指俄国内部的问题,而这种问题当然也包括以 *нации* 社会单元发生的“问题”。列宁在论及“发达民族”与“不发达民族”时讲,“客观现实使我们看到,除了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民族(笔者注:这里的“资本主义民族”在原文中对应的俄文词组是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ми нациями*, *нациями* 是 *нация* 的复数第五格形式),还有许多经济上不那么发达和完全不发达的民族(笔者注:这里的“民族”在原文中对应的俄文词汇为 *наций*)”,^④ 又讲,“欧洲人常常忘记殖民地人民也是民族”(笔者注:这里的“民族”在原文中对应的俄文词汇是 *нации*)。^⑤ 列宁在论及“民族融合”时讲,“马克思主义提出以国际主义代替一切民族主义,这就是各民族(笔者注:这里的“各民族”在原文中对应的俄文词组是 *всех наций*)通过高度统一而达到融合”。^⑥ 这就表明,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原则、坚持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立场的前提下,列宁认为不同社会发育水平、文明程度的各类“民族”都具有平等的政治地位,以及发展自身语言、经济的权利。

三、斯大林的现代民族(*нация*)概念及其著作中的其他“民族”

斯大林虽然在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实践中有严重失误,但他对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民族理论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此我们应当秉承历史和科学的态度。在理论语境

① 列宁:《关于民族平等和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法律草案》,《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3页。

② 参见 В. И. Ленин.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5-е, том 25,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80, стр. 135—136.

③ 列宁:《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笔者注参见 В. И. Ленин.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5-е, том 26,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80, стр. 75.

④ 中文引文见列宁:《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3页。“笔者注”部分见 В. И. Ленин.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5-е, том 30,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80, стр. 113.

⑤ 中文引文见列宁:《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28卷,第157页。“笔者注”部分见 В. И. Ленин.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5-е, том 30,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80, стр. 116.

⑥ 中文引文见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页。“笔者注”部分见 В. И. Ленин.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5-е, том 24,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80, стр. 131.

上,斯大林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脉相承,在关于民族现象的一般性理论、民族问题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等方面均有丰富论述。相比较而言,斯大林更多关注的是俄国及苏联国内的民族问题、民族政策,和一般意义上的民族现象。

在四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只有斯大林对何为“民族”(实为“现代民族”)明确下过定义。1913年,他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对近代以来的欧洲民族现象、民族运动进行分析之后,提出了“现代民族”的概念:“民族(нация)是什么呢?”^①“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②但“这个共同体不是种族的(расовая общность),也不是部落的(племенная общность)。现今的意大利民族是由罗马人、日耳曼人、伊特拉斯坎人、希腊人、阿拉伯人等等组成的。法兰西民族是由高卢人、罗马人、不列颠人、日耳曼人等等组成的。英吉利民族、德意志民族等也是如此,都是由不同的种族(расы)和部落(племена)的人们组成的。……居鲁士帝国或亚历山大帝国虽然是历史上形成的,是由不同的部落(племена)和种族(расы)组成的,但无疑地不能称为民族(нация)。这不是民族,而是偶然凑合起来的、内部缺少联系的集团的混合物,其分合是以某一征服者的胜败为转移的”。^③

斯大林讲的这类民族(нация),结合文本小语境(即 context)来看,内涵除了他列举的四个必备的特征外,还有一个前提是在定义中没有明确强调的,即这类“民族”的存在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确立为基础的。这一点,国内的一些研究者在解读、运用斯大林的民族概念时经常忽视。对此,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一文中讲得很明确,“你们(笔者注:指梅什柯夫、科瓦里楚克及其他同志)的严重错误之一就是:你们把现有一切民族都搅在一起,看不见它们之间的原则差别。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民族。有一些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发展起来的,当时资产阶级打破封建主义和封建割据局面而把民族集合为一体并使它凝固起来了。这就是所谓‘现代’民族(нация)。”^④“资产阶级及其民族主义的政党在这个时期始终是这种民族的主要领导力量。为了‘民族统一’而鼓吹民族内部的阶级和平;掠夺异民族的领土来扩大本民族的领土;不信任和仇视异民族;压迫少数民族(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меньшинства),同帝国主义结成统一战线,——这就是这种民族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政治内容。……这种民族应该评定为资产阶级民族。例如法兰西、英吉利、意大利、北美利坚以及其他类似的民族就是这样的民族。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建立以前的俄罗斯、乌克兰、鞑靼、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以及俄国其他的民族也是这样的资产阶级民族。显然,这种民族的命运是和资本主义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随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这种民族势必退出舞台”。^⑤

斯大林的这个民族定义在中国有着长期而广泛的影响。但斯大林在著作中论及的“民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斯大林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9页。

②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斯大林卷》,第32页。

③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斯大林卷》,第30页。

④ 斯大林:《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答梅什柯夫、科瓦里楚克及其他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斯大林卷》,第413页。

⑤ 斯大林:《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答梅什柯夫、科瓦里楚克及其他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斯大林卷》,第414—415页。

族”，远不止“这一种”。据笔者搜检，斯大林同样在数十种场景中使用了“民族”一词。就使用场景的类别而言，这些“民族”也包括：按政治特征区分的，如被压迫民族、统治民族、特权民族、被奴役民族、苏维埃民族、资产阶级民族、社会主义民族等。按国别或分布地域区分的，如意大利民族、法兰西民族、英吉利民族、德意志民族、捷克民族、芬兰民族、波兰民族、犹太民族、鞑靼民族、乌克兰民族、大俄罗斯民族、非俄罗斯民族、白俄罗斯民族，以及东方民族、欧洲民族等。按社会发育程度区分的，如现代民族、落后的民族、先进民族等。此外，还有头等民族、次等民族、从属民族、大民族、多数民族、少数民族、小民族、已在衰亡的民族、回教民族、伊斯兰教民族，等等。^①

除了指对现代民族的 *нация*，中文译本斯大林著作中“民族”一词在俄文原著中对应的词汇同样还有 *народность*、*народ*、*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 等。^②

关于 *народность* 及与 *нация* 的区别，在斯大林关于语言问题的论述中有集中体现。*народность* 用来指“现代民族”出现之前的民族或资本主义时代之前的民族。如他讲，“语言的发展，从氏族语言到部落语言；从部落语言到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语言，从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语言到民族(*нация*)语言，……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封建割据的消灭和民族市场的形成，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就发展成为民族(*нация*)，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的语言也就发展成为民族(*нация*)的语言”。^③

народность 一词，在我国最初被译为“部族”。从上述引文在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译本 1957 年版的单行本文献中可以看到：“语言的继续发展，从氏族语言到部落语言，从部落语言到部族语言，从部族语言到民族语言……往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封建割据的消灭，民族市场的形成，于是部族就变成为民族，而部族语言就变成为民族语言。”^④由于这种译法在学界引起了广泛争论，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народность* 开始被译为“民族”。^⑤

追溯学术史可见，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采用的译法实际上是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而作的调整。因为从当时学政两界的讨论来看，许多人认为如果将 *народность* 译为“部族”，新中国成立初期识别出的许多民族将成为“部族”。而“部族”与“民族”明显存在着社会进化阶位上的差距，这对于处于低阶位进化阶段上的少数民族而言，在情感上是难以接受的，在实践中也与中国共产党人一贯主张、倡导的“各民族不分历史长短，人口多少，一律平等”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观相冲突。

关于 *народ*，在斯大林的论述中有三层含义：

① 上文列举的 30 多种不同“民族”均直接从中文第 1 版《斯大林全集》(共 13 卷，人民出版社 1953—1956 年版)、《斯大林文集(1934—1952 年)》(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之中搜检、摘录。

② 中文第 1 版《斯大林全集》、《斯大林文集(1934—1952 年)》收录的部分文献，如《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我们在东部的任务》等，在“民族”后面加括号附注了这几个俄文词汇。

③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斯大林文集(1934—1952 年)》，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53—554 页。

④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笔者注：单行本)，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0 页。

⑤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尽管在斯大林著作的翻译中仍然使用“民族”一词指对 *народность* 和 *нация*，但译者对这两种“民族”作出了明确区分。譬如，中文 1985 年版《斯大林文集》的译者讲到，“俄文 *народность* 和 *нация* 一般都译为‘民族’。斯大林在本文中把 *народность* 一词用来专指出生于部落之后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人们共同体，把 *нация* 一词用来专指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和这个时期以后的人们共同体。本文中 *народность* 译成‘民族’，并附注原文；*нация* 译成‘民族’，一般不附注原文，只是在同一句子中与 *народность* 并用时，才附注原文，以示区别。”参见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斯大林文集(1934—1952 年)》，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第 553 页。

第一, народ 作为原形使用时,指世界范围内的“落后民族”、“被压迫民族”。如他讲,帝国主义的干涉和占领政策“只是使革命危机尖锐化,把更多的民族卷入斗争,扩大同帝国主义做革命搏斗的地区。……这样,十月革命就在落后的东方各族(народ)人民和先进的西方各族人民之间建立起联系,把他们拉进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阵营”^①;十月革命伟大的世界意义主要在于“它从而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建成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народ)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②在论及国内的民族政策时也讲,“我们的任务是:(一)竭尽全力提高落后民族(народ)的文化水平,广设学校和教育机关,用周围劳动居民所懂的本族语言开展口头的和文字的苏维埃宣传。……”^③

第二, народ 作为复数使用时,指俄国境内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于俄罗斯族、还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阶段的“落后民族”。如他在1919年召开的俄国东部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讲,“东部的事变所以有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发展速度,只能是因为东部各伊斯兰教民族(народы)(笔者注:народы是народ的复数形式),首先是鞑靼、巴什基里亚、吉尔吉斯等民族以及土耳其斯坦各民族的共产党组织的团结一致”;^④在1934年关于《苏联历史》教科书提纲的讨论意见中,他批评“瓦拉格小组”^⑤没有完成任务,认为其编写的“是俄罗斯历史提纲,而不是苏联历史提纲,也就是说,编的是俄罗斯历史提纲,而没有包括加入了苏联的各民族(народы)的历史(没有照顾到乌克兰、白俄罗斯、芬兰和其他波罗的海沿岸个民族(народы)、北高加索和南高加索各民族、中亚细亚和远东各民族(народы)以及伏尔加河流域和北部各民族(народы)——鞑靼人、巴什基里亚人、莫尔多瓦人、楚瓦什人等等的历史材料)”^⑥

第三,作为指小形式使用时指“原始民族”或“弱小民族”。如他在论述语言学问题时讲,“民族学不知道有任何一个落后的民族(народец)(笔者注:народец是народ的指小形式,多指“弱小民族”或“一小群人”的意思),哪怕是像19世纪的澳洲人或火地人那样原始的或比他们更原始的民族(народец),会没有自己的有声语言”。^⑦

关于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他主要是在论述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меньшинства,即“少数民族”时使用(национальные是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的形容词)。如在论述资本主义制度与民族压迫问题时讲,“多民族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悲剧就在于它无力解决这些矛盾,它想在保存私有制和阶级不平等的情况下使各民族‘平等’并‘保护’少数民族(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меньшинства),结果每一次总是失败,民族冲突更加尖锐化。……民族国家彼此间为扩张自己的民族领土而斗争;民族国家各

① 斯大林:《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斯大林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47页。

② 斯大林:《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斯大林卷》,第147页。

③ 斯大林:《我们在东部的任务》,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斯大林卷》,第156页。

④ 斯大林:《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斯大林卷》,第159页。

⑤ “瓦拉格小组”指1934年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在《关于苏联学校中历史教学的决定》中批准的《苏联历史》教科书编写小组。

⑥ 斯大林:《关于〈苏联历史〉教科书提纲的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斯大林卷》,第458页。

⑦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斯大林文集(1934—1952年)》,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79—580页。

自为压迫自己的被压迫少数民族(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меньшинства)而斗争”;^①在批判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时也讲,“为了‘民族统一’而鼓吹民族内部的阶级和平;掠夺异民族的领土来扩大本民族的领土;不信任和仇视异民族;压迫少数民族(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меньшинства),同帝国主义结成统一战线,——这就是这种民族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政治内容”。^②

从整体看,中译本斯大林著作中的“民族”一词可以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明确下过定义的“现代民族”——нация。二是没有明确作概念界定的各种“民族”,包括 народность、народ、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等。与列宁著作中的四类“民族”相比较,斯大林著作中的这几类民族在意涵上虽然也有交集,但基本指向是清晰的,即 нация 指“现代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 指“部族”或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民族”;народ 指“落后民族”、“原始民族”;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 指抽象意义的“民族”、“民族性”。

四、经典作家“民族”概念的解读误区及翻译问题

国内学界长期以来对如何理解经典作家的“民族”概念一直存在争论,很大程度上与我们对前文述及的情况了解不够有关。学者们在解读经典作家的“民族”概念时常见的一种误区是:经常把经典作家们具有特定场景、意涵的论断当作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结论,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提炼、总结,进而得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概念的结论,或套用起来解释中国的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

一种典型的情况是将斯大林的“现代民族”概念完全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般性民族概念。这种教条式的解读在国内长期存在,从1954年出现的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大讨论,到从20世纪80年代延续至20世纪90年代的关于民族定义的讨论,再到2004年之后出现的关于中国的民族问题能否“去政治化”及与此关联的“族群”与“民族”概念的论辩,这种认识一直是主要声音之一。一些人甚至以此为基础,错误地衡量、评价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及在此基础上制定和施行的各项民族政策,在社会上造成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

有研究认为,“建国以来,学界对民族概念的界定一直在持续,并受到理论与现实的双重驱动:一方面是西方民族、民族主义以及民族国家理论的冲击(如‘族群’概念的引进),另一方面则是民族理论与民族实践之间的冲突(如斯大林民族定义对中国民族现实的偏离)”。^③ 这种状况间接地反映出对斯大林“现代民族”概念教条式理解引发的后果。实际上,在以往类似的学术论辩中,已有不少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对这种认识及相关的错误思想观点进行了批驳和辨析。^④ 但遗憾的是,教条式解读及由此衍生出的错误思想观点仍在人云亦云地广泛传播,这在非专业的研究者当中尤其如此。

① 斯大林:《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选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斯大林卷》,第187、188页。

② 斯大林:《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答梅什柯夫、科瓦里楚克及其他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斯大林卷》,第414页。

③ 郝亚明:《试论民族概念界定的困境与转向》,《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

④ 如蔡富有:《斯大林的 нация 定义评析》,《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郝时远:《重读斯大林民族(нация)定义——读书笔记之一:斯大林民族定义及其理论来源》,《世界民族》2003年第4期;郝时远:《重读斯大林民族(нация)定义——读书笔记之二:苏联民族国家体系的构建与斯大林对民族定义的再阐发》,《世界民族》2003年第5期等。

虽然将斯大林的现代民族概念笼统地等同于经典作家的“民族”概念不可取,但不能就此否认斯大林现代民族概念的理论贡献。因为这一概念是斯大林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欧洲走出黑暗的中世纪、踏入现代社会门槛后新出现的一种“民族”及其特征的丰富论述的系统总结和科学化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民族国家层面的民族进行系统阐释的、具有科学意义的论断”。^① 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族现象、民族问题及解决路径是经典作家阐发民族理论思想的重点,而斯大林现代民族定义对后人认识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族现象,尤其是民族国家、国家民族无疑具有重要理论价值。西方学者基于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对斯大林现代民族概念的“学术成就”虽然评价不高,但鉴于这一概念“对后世政坛的重大影响”,特别是“对国际局势造成深远影响,且不限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实,也仍将其视为20世纪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民族概念之一。^② 霍布斯鲍姆(Eric J. Hobsbawm)也讲,斯大林对现代民族的界定,成为“判断民族国家的一套标准”,尽管“并非世上的唯一标准”。^③ 中国学者在解读、应用这一概念时尽管存在误区,但对这一概念的理论贡献、科学价值还是普遍给予认可。在中国的民族识别中,斯大林的现代民族概念就为人们当时认识中国的不同民族群体提供了一种重要观察视角及思想方法。虽然如此,但在实际识别的过程中,中国学者并没有完全遵循斯大林的民族定义。^④ 平心而论,这一概念及背后的方法论,对我们今天认识民族国家时代的民族现象、民族国家建构仍有科学价值。至于学者们在解读、应用这一概念时的泛化倾向,及由此产生的谬误,应当从解读方法当中去追寻,而不是将责任归咎于这个概念本身。

在翻译层面,中译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之所以采取用一个中文词汇——“民族”对应原著中若干个外文词汇的译法,是综合考量了近现代以来中国人对汉语“民族”一词的使用习惯,^⑤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展民族工作及贯彻落实民族平等政策的需要。^⑥ 而便于翻译,或使复杂问题简单化,也可能是翻译人员采取这种译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从学理上讲,这种译法为人们准确理解经典作家的“民族”概念及民族理论思想造成困难,因为如何理解“民族”一词及其基本意涵,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理论思想的逻辑起点。在这一逻辑起点的把握上出现问题,以此为基础的解读、理解必然会出现偏差。

但要破除一些人对经典作家民族概念的教条式理解,避免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概念解读问题上的一些重复性争论,以及澄清附加在经典作家民族概念名下的错误思想观点,并非易事。因为争论由来已久,教条式理解、附加在其名下的错误思想观点长期广泛传播。况且,不论是过去还是今天,国内绝大多数研究者在解读经典作家的民族概念及民族理论思想时的基本文献依据是中文译本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极少有人有条件去参阅经典作家的原文

① 郝时远:《重读斯大林民族(нация)定义——读书笔记之一:斯大林民族定义及其理论来源》,《世界民族》2003年第4期。

② 参见郝时远:《重读斯大林民族(нация)定义——读书笔记之一:斯大林民族定义及其理论来源》,《世界民族》2003年第4期。

③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④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⑤ 汉语中的“民族”一词,意涵具有很大的模糊性,这种状况逐步出现于20世纪初以来学政两界对“民族”一词的使用中。20世纪50年代初,“民族”一词在汉语中已经具有了今天的宽泛性、模糊性意涵:既指代表国族的民族,如中华民族,也指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如汉族、少数民族(在当时对少数民族的具体称谓有10余种),还指中国历史上和世界范围内的其他“民族”或“族体”。

⑥ 参见牙含章、孙青:《建国以来民族理论战线的一场论战——从汉民族形成问题谈起》,《民族研究》1979年第2期。

著作(即历史考证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俄文版的列宁著作和斯大林著作)。所以对这个概念运用解释学、语义学的方法进行大小语境考证就显得非常必要及关键。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除此之外,还有两个重要环节应当受到重视:

其一,中译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权威编译机构应当细化翻译方法,在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中,对一些专业性较强的术语,尤其是一个中文术语对应若干个外文(德文、英文、俄文)词汇、术语的这种状况,应当尽可能在中文术语后面以括号形式附注所对应的原文词汇。相关科研机构今后在重新选编、摘编经典作家民族理论文献、主要论点时,也应当在“民族”一词的后面以加括号附注作者原文中对应的外文词汇。这样的译法能更为准确地反映作者的原义,有利于读者准确地把握经典作家的民族理论思想。^①

其二,应当加强经典作家民族理论文献在中国传播史的研究,通过对一些重要文献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版本比较研究,尤其是通过对经典作家民族理论重要概念、基本思想观点内涵的语境考证研究,及这些重要概念、基本思想观点在中国传播历史的考证及比较研究,搞清楚人们当前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上争论的来龙去脉、争论中的错误思想观点等内容,从而避免一些重复性的、低水平的争论,为破除教条式的解读及错误思想观点的继续传播提供必要的史实和理论支撑。

五、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概念的探索

通过考证可见,中文译本经典作家著作中名目繁多的“民族”,实际包含了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类“民族”。除斯大林的现代民族概念以外,“民族”一词在中译本经典作家的著作中主要是一个论述或分析民族现象、民族问题的单位,而不是一个内涵清晰的概念。也就是说,何为一般意义上的“民族”,经典作家并没有为我们提供现成的答案。

但这并不影响经典作家民族理论思想对我们所具有的指导意义,因为他们的论述告诉了我们认识民族现象、民族问题及探究如何解决之道的思想方法、基本立场和必须秉持的原则。这种思想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这启示我们,民族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组织形式,但也是一种历史性的现象;在民族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批判私有制和剥削制度,追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和民族平等。这启示我们,在社会主义阶段,坚持民族平等是化解一切民族问题的基础;必须秉持的原则是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启示我们,认识中国的民族现象,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必须尊重人类社会发 展演进的客观规律和中国的历史国情。

经典作家的民族理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构成,但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个开放的、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科学体系。对我们而言,马克思主义不应是教条,也从来没有现成的答案。一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意义上的“民族”概念需要我们自己去建构,需要从人类民族现象的普遍规律当中产生。为此,中国学者进行了长期的努力。解读和定义“民族”一词也就成

^① 中央编译局编译的《斯大林文集(1934—1952年)》(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选编的《斯大林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选编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斯大林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等文献中的部分篇目已经采用了这种译法,但类似的译法目前在最新版的其他中译本经典文献当中还没有出现。

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长期关注”，^①但又争论不休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理论问题。

实际上，中文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一词，是一种“既客观存在又界域模糊的社会现象”，人们对其概念的理解莫衷一是，以至于有学者形容“民族”像神话中不断改变自己容貌的怪物普罗透斯一样难以捉摸。^②而在分类学意义上，“民族”显现为二重存在：“既是一种对象实体的存在，更重要的又是一种概念的存在”，人们对何为民族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不同研究者所具有的不同的理论切入点、视野差异以及作为概念载体的语言对所有研究做出的理论预设这一根本性事实”。^③

中国共产党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民族概念的探索始终秉持着经典作家的思想、方法、基本立场和原则。在2005年正式提出一般意义上的民族概念之前，党的民族理论文献中论及的各类“民族”，在新中国成立前的运用语境包括中华民族、中国境内各民族、少数民族和汉族以及10余种少数民族的具体称谓；在新中国成立后包括中华民族、中国各民族、少数民族、散杂居民族、人口较少民族、城市民族，以及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的具体称谓等。这些称呼的采用，受到了近代以来中国人对现代意义上“民族”一词的理解、使用习惯和经典作家民族理论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双重影响，在一定意义上体现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概念的探索历程。

经过长期的准备，中国共产党在2005年的中国民族理论“十二条”当中对何为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作了回答：“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十二条”同时讲道：“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民族的消亡比阶级、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我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对我国各民族的统称”。^④毫无疑问，这是个完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概念，既表现了中国人对“民族”的一般理解，也对人类社会各类族体的特征有一定的普遍概括力，其背后的思想方法、基本立场和秉持的原则与经典作家一脉相承。尽管学界目前对这个概念仍有不同意见，这个概念在内涵上也仍有完善的空间，但这个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在深刻认识中国民族和国情的基础上，对于我国民族内涵的界定，能够辩证看待、并一定程度地超越斯大林现代民族概念的影响，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在科学化、专业化、体系化的发展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责任编辑 马俊毅〕

① 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渊流考辨》，《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

② 王希恩著：《民族过程与国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页。

③ 陈庆德：《试析民族理念的建构》，《民族研究》2006年第2期。

④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和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光明日报》2005年6月1日。

Contents, Abstracts and Keywords

Examining of Classic Marxist Authors' Concepts of Nation/Nationality/ People and Their Contexts: Also on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ose Concepts and Their Localization in China

..... Yang Xu'ai(1)

Abstract: Correctly understanding classic Marxist authors' concepts of nation/nationality/people and their usages and interpretations in various contexts is the logical start point of explaining their thoughts of ethnic theories. The word minzu 民族 i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works of Marx, Engels, Lenin, and Stalin corresponds to volk, nation, nationalität in German; nation, people, nationality in English; and нац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 народ, and народность in Russian, etc. Considering these different terms, only Stalin has defined нация (modern nation) in Russian. In fact, in addition to Stalin's idea of modern nation, the word nation/nationality/people appears as the discussing or analytical units of ethnic phenomena and issues in different levels and contents, and it has not formed a unified and clear concept. Therefore, Stalin's idea of modern nation should not be equalized as nation/nationality/people of classic Marxist authors, since the latter has more contents and wider ranges. To criticize some dogmatic understandings of nation/nationality/people used by classic Marxist authors, those concepts should be contextualized. Additionally, the translations should be clarified and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of the circulation of the classic Marxists works on ethnic theories in China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he concept of Minzu in "12 resolutions" of ethnic theory by the CPC, which transcends the effects of Stalin's definition of modern nation, is a new start point of systemizing Chinese-characteristic Marxist ethno-national theory.

Keywords: classic Marxist authors; the concept of nation/nationality/people; interpretation in context; translation into Chinese; Chinese-characteristic Marxism.

Ethnic Identity and the Protection of Rights in Urban Field

..... Yao Shangjian(17)

Abstract: Urbanization develops along with migration of ethnic groups on large scale. In the rapid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geographic and social spaces that are recognized by ethnic groups based on historical traditions and cultural consensus have been unprecedentedly limited. As the result, the cultural adherence of traditional ethnic groups and the coherent rules of urbanization created tension that increased the complexity in urban governance. Cities do not simply manifest as than the combinations of the lives of ethnic groups. On the premise of maintaining the order of national politics, free cities should be open to all ethnic groups equally and provide every individual political path for promoting their rights in which the formation of new identity and social integration are facilitated.

Keywords: urban ethnic groups; ethnic identity; social integration; advancement of rights; protection of rights.